



中国经典名著

九尾龟

(三)

〔清〕张春帆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四十九回 方小松演说风流案 贝夫人看戏丽
华园 1
- 第五十回 巧姻缘良夜渡银河 杀风景三更飞
黑索 8
- 第五十一回 美优伶驳翻堂上官 懦太史不问河
东吼 14
- 第五十二回 霍春荣利口受官刑 宋子英丧心施
骗局 21
- 第五十三回 弱书生几成薄幸郎 老学究怒责亲
生女 28
- 第五十四回 拍马屁流氓讨好 抱春愁侠客传书 .. 35
- 第五十五回 一封书琴心通绿绮 百尺楼黑夜盗
红绡 43
- 第五十六回 真大胆登门报信 假小心曲意邀欢 .. 50
- 第五十七回 贡春树一棹载名花 章秋谷良宵圆
好梦 57
- 第五十八回 驰宝马争看绿衣郎 博泉庐埋冤曲
辫子 64
- 第五十九回 萧静园输钱重约赌 王云生设计报
前仇 70
- 第六十回 吃大菜贵绅中计 游虎丘画舫嬉春 .. 77
- 第六十一回 倒脱靴两番骗局 破机关一怒挥拳 .. 84
- 第六十二回 讨局帐当场出丑 托微波名士多情 .. 91
- 第六十三回 会审官左袒黑心妇 金月兰不认薄
情郎 98

第六十四回	章秋谷有心试名妓 玉太史临老入 花丛	104
第六十五回	老风流艳福难销 美少年名花独占 .	111
第六十六回	苦温柔太史多情 空缙绁秋娘薄幸 .	118
第六十七回	桃花人面惆怅刘郎 细雨斜风重寻 关盼	125
第六十八回	花彩云有意骗痴郎 王太史两番逃 爱宠	132
第六十九回	兆贵里翰林出丑 春申浦名士吟秋 .	139
第七十回	好良宵诗征出阁词 留学生弹打章 秋谷	146
第七十一回	李子霄他乡逢旧友 辛修甫谈笑讽 良朋	153
第七十二回	章秋谷名花成眷属 张书玉陌上遇 萧郎	161
第七十三回	李子霄销魂春照夜 沈剥皮拼命死 贪财	168
第七十四回	假病危瞒天造谎 打官司教士分家 .	175

第四十九回 方小松演说风流案 贝夫人看戏丽华园

且说前回书中章秋谷同着贡春树、方小松，并带了高桂宝，同到丽华戏馆，要看霍春荣的戏。章秋谷坐定之后，检看戏单，见今天霍春荣排的恰好是《花蝴蝶》。

方小松向章秋谷说道：“你可晓得霍春荣的历史么？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”章秋谷和贡春树听了不觉大为诧异，章秋谷便问小松道：“怎么说霍春荣是中堂的门婿？”

这句话儿我却有些不信，那里有这样的事儿？他既是中堂的门婿，为什么不去做官？

只要拿了他丈人的一封八行，那一省不好去当差署缺，还肯在苏州唱戏，做这种卑贱的勾当么？”方小松听了哈哈的笑道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这般老实，难道真个中堂的门婿肯来唱戏么？”秋谷也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你又要这样说呢？”

刘、松道：“这件事儿，说也话长，真是江苏省内唯一无二的新闻。待我慢慢儿的和你细说。”一面说着，就回过眼光两旁一看，把手指着一间包厢内道：“你看这里头坐的却是真的真中堂的小姐、翰苑的夫人，这个新闻就出在他们府上，你在上海难道没有一点风声？”秋谷听了，不及回答小松，连忙转过眼光，跟着方小松手指的包厢里面仔细看去，只见包厢内坐着一位服御辉煌的中年妇人，旁边还坐着一个少妇。那中年妇人约莫有四十余岁，面上却还不甚看得出来，看着只像个三十多岁的样子。徐



娘年纪，未褪娇红；中妇风情，犹传眉妩。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十分活泼，就像那秋月无尘，春星照彩，明显着一付娇娆的态度出来。这样的妇人，若在少年时可想而知一定是个尤物。再看那旁坐的少妇时，更是冰雪为肌，琼瑶作骨，芙蓉如面，杨柳为腰。太真红玉之香，洛浦凌波之影，低鬟顾影，媚态横生。真是宝月祥云，明珠仙露，把个章秋谷竟看得呆了多时。又见他珠翠满头，纱罗被体，那头上的簪饰映着保险灯的光彩，珠光宝气，晔晔照人，背后更有许多俊俏青衣成群围列。那包厢之外，立着几个家人垂手侍立，肃然无声。

章秋谷看罢：方才向方小松道：“看他们这个样儿，一定是个贵家内眷。不过那神情意态，觉得甚是飞扬，眉目之间隐隐有些荡意。你怎么说他们府内出的什么新闻，快些把这件新闻的原委细细讲来，好待我们静听。”春树也异口同声的叫小松快讲。方小松微笑一笑，方才附耳低声，把这件故事细细的讲说出来。

看官，在下做到此间，只好把章秋谷一边按下，且把这件新闻一一的演说出来，好叫看官们不至茫无头绪。

闲话休提，书归正传。你道那厢房内的妇女究竟是何等人家的内眷？说将起来，来历却也不小。原来这中年妇人的母家姓余，他父亲名叫余颂南，翰苑出身，历任京秩，后来熬炼得资格深了，辈数老了，就荐升了刑部尚书，并在军机处赞画枢务，居然就是一位中堂。这余中堂生平只有一个女儿，十分溺爱。嫁与苏州贝太史为室，丰姿虽是娇娆，情性却甚为悍戾。偏偏这位贝太史又是个惧内庸夫，到了外边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儿，一到进了自己的房门，看



见了床头的这尊菩萨，便由不得神魂飞越，毛骨悚然。久而久之，这位贝太史便不知不觉的做了重生的陈季堂，再世的裴御史。贝太史自从点了庶常，也放了一任主考，不知怎的，外间物议沸腾，声名甚是狼籍，都说他出卖举人。至于这件事儿的有无，在下做书的当时并不在场，隔着一个省分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在下没有亲知灼见，却也不敢一定下什么断语。

只说贝太史的口碑传入都中，就被一个御史参了一本。那班京城里头的都老爷照例是这个样儿。若遇着那势焰薰天、威权炙手的人，凭着他怎样的卖官纳贿、枉法徇私，这班都老爷在一旁看着听着，都是袖手旁观，罚咒也不敢去动他一动。若有一个御史参动了头，还要窥测天颜的喜怒，要是皇上看了御史的参本果然震怒起来，免不得要传旨查办，这班都老爷得着了这个消息，一个个都发起狠来，你参一本，我参一本，大家都去射那死老虎。称想这个人既经参奏，已属是个待罪人员，何苦趁别人的热闹再去参他？这位贝太史就吃了这个苦头，给这班都老爷横参一本，竖参一本。那本上说的话儿，什么“似此败坏科场，贿通关节，若不从严查办，何以正士气而肃官方”。皇上看了这许多参本，从来说众口成城，自然也要震怒起来，便将原折发交浙江巡抚认真查办。

幸亏这位余中堂晓得这件事儿，心上虽然恨着女婿不该做出这样事儿，削他的颜面，却又看着女儿面上，不得不替他嘱托弥缝。这科场贿通关节的事儿，闹了出来不是顽的，就是从轻办理，也要问一个边远充军。余中堂无可奈何，只得替他上上嘱托，安顿了那几个原参的御史，又



自己亲笔切切实实的写了一封信，托那浙江抚台替他辩护，方才把这一桩天字第一号的风波平了下来。浙江巡抚果然上了一个折子，替贝太史竭力辩护，无非是查无实据、合无仰恳天恩、免其议处的这些话头。

这个折子到了军机，又有余中堂在里头照应，方得从轻发落，把贝太史议了一个回籍闲住的处分。

贝太史回得苏州，刚刚进门，就被这位夫人指着脸儿痛骂了一顿，说：“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，怎么竟敢这般大胆，连举人也卖起来？若不亏我父亲在京城里头同你竭力想法，这个时候只怕你这个狗头早已滚下来了。像你这样不争气的人儿受了王法，让我做了寡妇，到也干净些儿，省得你活在世上现眼！”把这位贝太史骂得满面羞惭，满心惶恐，低着头屏息而立，连哼都不敢哼一声。贝夫人骂了多时，见他不敢开口，也就消了几分怒气，到了晚间，贝太史少不得也要奴颜婢膝，陪着无数小心，方才哄得夫人欢喜。

自此之后，贝太史时常想起丈人的救命之恩，见了夫人越发怕得神出鬼入。更兼贝太史本来是个寒士出身，他封翁虽曾做过几年道台，家中却没有什麼积蓄。你想一个当穷翰林的人，那里挣得起家产？刚刚巴得放了一任试差，又被那班不近人情的御史参了回来，依旧是两袖清风、一肩行李，渐渐的就有些支持不住起来。幸亏这位余中堂的小姐嫁过门来奁资丰富，足足的二三十万；他又善于居积，数年之内又赚了无数的利钱出来。他见贝太史手中蝼蹶，金尽囊空，不免又要将他谩骂一场；骂过之后，索性不要他管了，自己拿出钱来供给贝太史的用度。贝太史乐



得坐享其成，随意挥霍。但是贝太史现在的身家性命都是从老婆身上得来，家庭之内不得不曲意承颜，格外又加了二十四分恭顺。贝夫人的性气一天狠是一天，贝太史的惧内却一日甚于一日，怕老婆怕到极处。这贝夫人自然就趾高气扬、飞扬跋扈起来。

贝夫人将近中年，止生了一个女儿，却生得似玉如花，千娇百媚。贝夫人溺爱这个女儿，一言难尽，总而言之，也和余中堂的溺爱贝夫人差不多。

贝小姐到十九岁上，就嫁了一个常熟人姓彭的，也是一位太史公，家道十分寒素，相貌又甚不扬，更兼生性不羁，疏狂放荡，骄态逼人。贝夫人听了贝太史的话儿，又被媒人撺掇，便把一个心爱的女儿轻轻松松的许了这位彭太史，说定招赘进门，择了吉期，就把彭太史赘了进来。

贝夫人只道彭太史少年翰苑，定是个风流佳婿，蕴藉才郎。不料新郎官进得门来，贝夫人见他面目不扬，身材短小。说也奇怪，贝小姐倒还没有什么，把一个做丈母的贝夫人气得个发昏，默默无言。当夜就使出他那一种野蛮手段，硬硬的把贝小姐叫了进来，和自己同床睡觉，不许他出去和彭太史成婚。一连三天都是如此，把彭太史气得目瞪口呆。待要和他讲个明白，却又是已觉得有些碍口，说不出来，只得放在心中隐忍不发。那贝小姐年幼娇痴，毕竟和彭太史有些夫妻的情愫，也只好偷寒送暖，暗地关情。见贝夫人这样作为，不晓得他究竟是怎么一个意见，又不好意思去问他。久而久之，这贝小姐受了专制的压力，不知不觉把从前心上的夫妇爱情都消入东洋大海去了。

看官且住，从来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做父母的见那



女儿出阁，自然要指望他“琴瑟和鸣，夫妻好合”才是道理，怎么这位贝夫人用着野蛮手段禁制了自己的女儿，不许他夫妇合婚成礼，天地之内那有这样怪的事情？若果然竟有这样人儿，那也可算得宇宙之大，无所不有的了。你们试想，贝夫人究竟是怎样一个心思？原来他仗着自己是中堂之女、翰苑之妻，更兼门第清华，家财百万，女儿的面貌又生得珠圆玉润，柳媚花娇，算计自家这样的女儿，那般的声势，一定要配一个风流熨贴的如意郎君，方不辜负他女儿的才貌。见了彭太史这般模样，气到极处，便想出一个极糊涂的主见来，忘了那“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”的两句俗语，倚着那一往无前的气势，竟想替贝小姐于正门之外另辟一个便门，好任他拣选入才，评量面目，差不多有那山阴公主面首三十人的样子。你想这贝夫人的意见，糊涂到怎么一个田地！而且贝夫人虽然将近中年，却是意气飞扬，神情荡越，绝不像贵家命妇的规模。

贝太史虽然晓得，心中也有些不以为然，却那里敢来问他一问？随着这贝夫人带领了小姐各处烧香随喜，看戏游园，渐渐的风声不雅起来。贝太史也只好眼开眼闭，装作痴聋。贝小姐更是个少年女子，有什么定见？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着贝夫人这样的一个尤物，今天看戏，明日烧香，到处卖弄风骚，招蜂引蝶。贝小姐看了这种样子，慢慢也便乐此不疲。那苏州城内，贝家太太的名声，却是通国皆知的了。

有一天，贝夫人带了贝小姐到城外丽华戏馆包了一个包厢，一同看戏。恰恰的霍春荣新自上海到苏，演得不多几日。那一天霍春荣排的戏正是《白水滩》。霍春荣的面



貌本来不错，加以浑身结束伶俐非常，衣服鲜明，声情激越。那几步抬步的身段，更觉得气概高华，丰仪出众。刚刚出得场门，只听得一片喝彩之声轰然震耳。

到得打翻青面虎的一场，霍春荣本来武功纯熟，一路棍法，使得旋转如风，虽然傀儡登场，却也有些惊心动魄。贝夫人仔细看那霍春荣时，只见他蜂腰猿臂，英武过人，而眼媚横波，眉含黛色，眉目之间却又有些媚态。贝夫人看得出神，贝小姐也眼波澄澄，只注在霍春荣一人身上。那霍春荣是个著名吊膀子的都头，一见了标致些儿的女人，便要百计千方钻头觅缝的谋他到手，何况今夜是送上门的买卖？又见贝夫人等衣装炫耀，仆从如云，料想是个大家内眷，吊上了他们的膀子一定有些好处，不比寻常，便也越发的在台上卖弄精神，把眼光注定在贝夫人包厢之内，一连飞了他们几个眼风，把贝夫人母女二人看得心旌摇摇，六神无主。

贝夫人忽然想出一个主意，叫了包厢的案目上来，指名要点霍春荣的戏，点了一出《义旗令》。霍春荣见他们点戏，晓得已经入彀，甚是欢喜，便进去换了衣服，重扮了黄天霸出来。这一出戏唱得更是认真。贝夫人叫家人放了一封赏洋，只听得“锵啷啷”一声，那雪白的洋钱如雨点一般在台上四周乱滚。霍春荣见了十分得意，做到吃紧之际，贝夫人放出那绝娇必脆的喉咙高叫一声：“好呀！”这一声喝彩，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，一个个回头张望。有分教：

狼腰猿臂，惊回蝴蝶之魂；燕颌虎头，飞入鸳鸯之队。
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五十回 巧姻缘良夜渡银河 杀风景三更飞黑索

且说贝夫人看到得意之时，不觉一声喝彩，早惊动了合园看戏的人。大家回过头看时，早看见贝夫人母女二人坐在包厢看戏，看得眉飞色舞，壹志凝神，如承丈人之螭，如射大夫之雉。看的人也有认得的，也有不认得的，见了这个样儿，免不得一个个暗中好笑，却也不去管他。

这贝夫人坐在包厢，只顾和台上的霍春荣眉来眼去，及至《义旗令》做完之后，霍春荣换了一身簇新的纱罗衣服，故意走到包厢，向着贝夫人请安谢赏。贝夫人眉花眼笑，慌忙叫他不要多礼，便搭讪着和霍春荣问答起来，那一对眼光就如电光石火一般，忽来忽往，飘疾如风。贝小姐坐在贝夫人背后，羞怯怯的低下头去，再也抬不起来，红晕腮痕，绿凝眉妩，却时时在暗中飞过眼风，偷看霍春荣的面貌，一汪秋水，漠漠含情。一班仆婢侍立在旁，虽然也都看见，只是素来畏惧这位夫人，连贝太史尚且怕他，不敢去管他的帐，何况这班小人？可想而知是怕他的了。当下贝夫人和霍春荣缠绵情话，直到散了戏场，方才回去。

自这一天之后，贝夫人每夜带着小姐出来看戏，又时常把霍春荣叫到公馆中去。

每每晚上十二点钟进去，直至明天午后方才出来，也不晓得他们在内干的什么事儿，这却在下没有看见，不敢乱说。但是霍春荣有时拿出绝精致的扇袋荷包给旁人观看，说是贝夫人母女亲手制造送给他的。这样去看起来，



只怕霍春荣在贝府中一箭双雕，恩情美满，也未可知。只苦了两位太史公，担了惧内的名头，还要受这般的糟蹋，在下虽然是个旁人，却也免不得有些气愤。

这一件事儿，苏州省内把他当作新闻，茶坊酒肆，三三两两，谈的都是贝府的新闻。方小松久在苏州，那有不知之理？恰值章秋谷同贡春树到了苏州，要到丽华去看霍春荣的戏，方小松同着秋谷、春树走进戏园，一眼先看见了贝夫人母女二人早已端端正正的坐在包厢里面，不觉暗中好笑，方向秋谷说出一句顽话儿来，说：“你不要轻看了霍春荣，他还是中堂的门婿呢！”章秋谷听了十分疑怪，似信不信的追问他，究竟这里头怎么一回事儿，方小松方才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故事一一的演说出来。

秋谷听了甚是气愤，道：“不信天下竟有这般奇事，这贝太史难道是没有血气的么？怎么任着老婆这样的出来胡闹！”小松大笑道：“岂敢。他果然有了血气，也不至于怕老婆怕到这种样儿。我们多是旁人，何必去管他们的闲事？落得看看他们的情形。”正在说话，台上早换了筱荣祥的《文昭关》上来。这筱荣祥台容甚好，噪音也还不差，唱过了《文昭关》，就是霍春荣的《花蝴蝶》了。

霍春荣出得台来，秋谷定睛凝视，只见他穿一件织金云缎玄色夹衣，内衬绣花短袄，绣花叉裤，浑身钉着水钻，行动时光华照目，映着那台上保险灯的影儿，分外精莹。品貌果然甚好，丰姿不减当年，更兼口白清亮，身段圆融，煞是可爱。只见包厢内的贝夫人母女，两双眼睛钉在霍春荣身上，目不转睛只顾呆呆的观看。到了交手的一场，霍春荣的一把单刀旋转如飞，满身围绕，但觉得刀光闪烁，



灯影迷离，浑身上下，但见一线寒光，丝毫不漏。连秋谷在台下看着，也不觉高声喝起彩来。再做到《水战鸳鸯桥》的一场，霍春荣扑那两交斤斗，更是十分快捷。台下看戏诸人，叫好之声哄然不绝。

秋谷暗想：霍春荣的面貌着实不差，又有这一身本领，也算得梨园角色之内一个出色的人材，怪不得这班妇女见了他就要把持不定。正在心中转念，霍春荣早已走进戏房，换了衣服走下台来，竟到贝夫人坐的包厢里面，坐在贝夫人背后，贝夫人和他说说笑笑，甚是亲热。章秋谷看了，气愤非常，向方小松道：“怎么如今世上竟有这样无耻的妇人！”小松笑道：“你真是少见多怪，可晓得如今风气不比从前，还有什么讲究么？”秋谷听了不觉一声太息，默默无言。又坐了一会，因看不惯贝夫人和霍春荣那种肉麻样子，便拉了方小松和贡春树先自走了出来，高桂宝也同出戏园，方小松同着秋谷、春树仍到桂宝院中。

方小松摆酒接风，荐了两个倌人给秋谷、春树二人，一个叫金媛媛，一个叫朱素卿。秋谷便叫了金媛媛，春树便叫了朱素卿。不多时，两人一齐到了。秋谷看金媛媛时，身材袅娜，骨格轻盈，虽然赶不上陈文仙，也还罢了。再看朱素卿，面貌也和金媛媛仿佛，都是中上之材。秋谷虽叫了金媛媛的局，却并不在意，倒是金媛媛和朱素卿见他们举止豪华，风仪秀美，格外的巴结起来，秋谷也只得略略应酬。

这一席直到了三点多钟方才散席。秋谷同春树一起回到船上歇息，方小松不必说起，自然就是住在高桂宝家的了。



按下秋谷一边，只说丽华戏园。那一天章秋谷等走后，闹了一场风波，你道是什么事情？原来贝夫人在丽华看戏，恰好包厢对面另有一个看戏客人，这人姓郭，是个广东的候补道，苏州人氏，和贝太史狠有交情，为人任侠，喜抱不平，气概高华，性情慷爽。只是有一桩坏处，性如烈火，急躁非常，向和贝太史诗酒往来，互相爱敬。这贝太史原是一个诗酒名家，风流才子，若单看他的表面，那里晓得他是个惧内的都头、怕老婆的领袖！这位郭观察虽是他要好，却一向不晓得他的家事，只道贝夫人是个名门闺秀，自然是贝太史的内助，三从俱备、四德兼全的了。

有一天，郭观察在亲戚家中听见了贝夫人这些笑话，郭观察那里肯信！反说那亲戚不该污蔑闺门。那亲戚向他力辨道：“这件事儿并不是我一人知道，苏州城内到处皆知，你只顾去细加察访就是了。我和贝府上又没有什么仇恨，为什么要捏造这些说话呢！”郭道台听了，觉得他亲戚的话甚是有理，然而终是半疑半信的，不肯当真。隔了几天，郭道台自家出去细细的打听了一回，果然众口相同，大家都把贝夫人姘戏子的事儿当作新闻传说。

郭道台打听得实，直气得他气涌心头，双眉倒竖，一时忍耐不住，一口气直走到贝太史家来，要见了贝太史和他当面说明，叫他以后当心防范。那知事有凑巧，贝太史刚刚不知为了什么事情，两天之前往上海去了。郭道台见不着贝太史，恨得他擦掌摩拳，气无可出。暗想：“贝太史这样一个人，也算有些名气，怎么娶着这般妇女？怎不叫人和他代抱不平？”气了一会，忽又转一个念头，想道：“天下的事情，眼见是实，耳闻是虚。虽然众口一辞，我



却究竟没有看见，难保不是他人捏造的话儿。我何不到丽华去看几天戏，一则解了自家的疑惑，二则看看他们情形，岂不是好？”主意已定，便到丽华戏馆一连看了几天，把贝夫人和霍春荣的情事一齐看在眼里，十分愤恨，无计可施。

这郭道台和江苏臬台朱竹君交情极好，并且是结拜弟兄。这一天见了朱臬台，偶然提起这件事情，还气得咬牙切齿的，问朱臬台可有什么法儿？朱臬台也诧异道：“天下竟有这般恶棍，难道贝太史竟是丝毫不觉，也不约束约束的么？”郭道台又把贝太史家事，怎样的惧内，如何的情形，把近来听见的话儿和盘托出。朱臬台想了一回道：“这件事儿，要办他也甚容易，只要办他个外来流棍，把贝府的这些事情隐过不提，料想贝夫人也没有什么法子庇护着他，你道这个办法如何？”郭道台听了大喜，道：“这样办法果然甚好。像这样的淫棍，把他留在苏州，真是害人不浅的东西，办掉了他，也是你的一件德政。”说着，立起来打了一躬，朱臬台笑道：“究竟你和他有什么冤仇，要你这般着急？”当下又谈了一回，定了主意，郭道台就走了。

朱臬台次日上院，把这件事细细的禀了抚台，抚台勃然大怒，便叫他下去立刻飭县提人，从严究办。朱臬台答应下来，恐怕飭县提人漏了信息，被他逃走；或者霍春荣得了这个消息，竟去躲在贝府里头，又不好去派人搜捉，岂不便宜了这个棍徒？当下不露风声，密密的下了一个密札给那马路工程局的委员李兰生，札内还附了一个访牌，话头说得十分利害，叫他立刻会同捕房连夜拿人。原来苏



州马路止有一个捕房，没有会审公廨。凡有马路讼案以及华洋交涉这些事情，都是工程局委员兼管，所以工程局在马路极是有权。李兰生接到这角公文，不敢怠慢，连忙叫上四个能干差役吩咐一番，又去知照捕房，派了两个巡捕协同拿捉。这班差捕到得戏园，霍春荣正在台上唱戏，不便去拿；及至唱完了戏下台，又在贝夫人包厢里面谈谈说说，甚是开心。此时丽华园主已经知道，再三央恳廨差巡捕不要在园内拿人，待他出了戏园再行拿捉。差人等初时不肯，又送了他们一笔差钱，方才答应守在戏园门口，等他出去顺手擒拿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

那贝夫人等到戏场将散，便上轿进城，霍春荣慢吞吞跟在轿子后头，想要跟进城内。不提防刚刚一脚跨出园门，早有一个差人走上前来，就是劈胸一把。霍春荣梦里也不晓得朱臬台叫人捉他，只认做或者是他的仇家，要想同他拚命；那时止不住心头火发，用了一个解手法儿，左手把廨差的手托开，霍地将身子闪过，右手向廨差的额下随手一叉。这个廨差不曾防备他要动手，招架不及，早被他叉得仰面一交，直跌得有四五步远近。两旁的人一齐吃惊。还有三个差人、两个巡捕见了这般光景，一个个心中大怒，便一拥上前，高声喊道：“我们是臬台朱大人派来拿你。

你这个东西，好生大胆，竟敢动手殴差！你还不好好的跟了我们前去，直要自讨苦吃么？”霍春荣听得臬台拿他，这一惊却也非同小可，那里还敢动手？又见巡捕把号叫放在手中，预备着要吹的样子，越发不敢怎样。凭着他们四五人把他横拖倒曳，扭辫子的扭辫子，揪胸脯的揪胸脯。差人又在身边取出铁链来，哗啷一声将他锁上。



正拖着要走，前面贝夫人坐在轿中听得后边喧嚷，不晓得什么事情，叫一个家人回来打听。那家人见霍春荣被他们一班差人、巡捕锁了起来，连忙走到贝夫人轿前说知备细。贝夫人大惊失色，急急的又叫两个家人回去问那差人：霍春荣犯的是什么案情；可好暂时交保，到了过堂的时候不妨竟到贝府提人。又大大的许他们重酬差费。在贝夫人的意思，想着如今世上只重银钱，凭你再是天大的官司，只要用银钱承抵，料想没有办不到的事情，万想不到霍春荣的案情就是为他自己。那些差人听得贝府许他银子，心上虽然欢喜，从来公门中人，见了银钱就似苍蝇见血一般，那肯轻轻的放过？无奈霍春荣的案情甚重，怎敢受他们的贿赂？正是：

三更怪雨，摧残并蒂之花；一夜罡风，惊散同心之鸟。
欲知后事，请看下回。

第五十一回 美优伶驳翻堂上官 懦太史不问河东吼

却说廨差和巡捕在戏园门口锁了霍春荣，正要走时，见贝府的家人急急的赶来询问，并重重的许了谢仪。若是换了别人，只要案情犯得轻些，这班差人便好得钱买放，怎奈这霍春荣是臬台的公事提人，更兼犯的案情甚重。若要买放了他，就是工程局委员也耽不起这个处分，何况这班差人，那敢怠慢？一个差人便冷笑一声道：“我们是奉上差遣，概不由己。这霍春荣是臬台朱大人立等提案的人，我们耽不起这个干系。你想，朱大人的性情何等利害！我

